

## 论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及其影响

朱泉钢

**内容提要** 土耳其军队既是国家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又兼具政治和经济行为体特征。考察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有助于人们深度理解军队在土耳其国家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由来已久，它通过军人互助基金会广泛涉猎国家经济领域，并融入国家主导性的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军队的经济特权。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具有经营规模庞大、涉足领域广泛、自主性程度较高以及经营较正规等特点。它对该国军政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强化了军方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提升了军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专业性和职业化建设。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虽显著增强，但目前对军队的经济行为控制依旧有限。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埃尔多安集权趋势的增强，政府或将加强对军队经济的掌控。

**关键词** 军队经济 土耳其 经商活动 军人互助基金会

**作者简介** 朱泉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20 世纪以来，军队参与经济活动在中东国家较为普遍。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军属公司和企业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一些国营和私有公司充斥着大量现役或退役军官，有些国家的军人甚至参与非法经济活动谋取私利。因此，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的军队不仅仅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且兼具政治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等多重特征。显然，军队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其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与军队职业化和专业性建设是相悖的。因此，无论是军队的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相对于军队自身职能而言，都是一种独特现象。

经济行为是指出于营利动机，通过生产物品或提供服务获取金钱收益的活动。所谓军队的经济行为，通常是军队在专业化建设之外，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生产或从事服务等各种经营活动。目前，学术界对于军队政治行为尤其是中东国家军人干政等问题予以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然而，对于中东国家军队的经济行为以及经商活动则重视不够，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本项研究旨在从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入手，观察军方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进而揭示军队在土耳其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土耳其军队在共和国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然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军队多次发动政变（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2016年），深刻影响着土耳其的发展进程。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队发动的未遂政变更是震动朝野，震惊世界，再次印证了军队在土耳其的独特作用。尽管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以来，文官政府加强了对于军队的控制，但是，军队的经济行为并未随着军队在政治中作用的下降而减弱。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主要包括军队通过加强土耳其武装力量基金会（Türk Silahlı Kuvvetlerini Güçlendirme Vakfı）经营的军工业，以及通过军人互助基金会（Ordu Yardımlaşma Kurumu, OYAK，以下简称“军互会”）参与的经商活动。事实上，军队经营的军工企业往往并非出于单纯的营利目的，其影响亦是多元的。因此，本文对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的分析，主要是考察其经商活动及其影响，即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的产生、发展历程及特点，并对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及其作用予以评价。

## 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的缘起及演变

在凯末尔执政时期，土耳其军方自视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因此厌恶自私贪婪的商人阶级和商业活动。<sup>①</sup>整体上看，军队在这一时期参与经济活动的现象并不显著。随着1960年军事政变的成功，土耳其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彰显出扩张性，它不仅承担保卫国家外部安全的职能，而且在国内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同时，军队在法

---

<sup>①</sup> Melani Cammett et. ,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Fourth Edition, 2015, p. 380.

律制度和实践活动中享有很大的自主性，并未受到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严格监督和制衡，从而成为土耳其国家中的特权阶层。<sup>①</sup> 土耳其军队寻求扩展在国家中的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军队利用种种特权，通过融入国家主导性的资本累积进程，军队经济活动获得了巨大发展。

### （一）军人互助基金会的建立

在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中，军互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军互会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组织结构和规章议程，其享受的法律权限和特权地位长期以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考察军互会的建立十分必要。

军互会成立于1961年1月3日，也就是政变成功半年多之后，是基于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的第205号特别法令而获准的。军互会的建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军方试图改变政变之前军人生活窘困的状况。政变之前，军官的生活十分困苦。一方面，民主党执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对于军官生活质量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发展经济，政府大量举债，最终导致土耳其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民众生活压力加大。同时，过度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政府官员、军官、工人、农民、大学生的权益严重受损。另一方面，门德列斯总理试图打压军方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他执政后随即清洗军队高层，撤换了军队总参谋长，更换了4名军区司令中的3人，并替换了一些对民主党政府忠诚度较低的将军。<sup>②</sup> 同时，他还最大限度地缩减军队预算和国防开支。这些举措导致军官生活状况十分糟糕，退休上将仅能靠每月250里拉（约合89.3美元）的退休金艰难度日，一些中下层军官更是不得不依靠兼职维持生计。<sup>③</sup> 第二，1960年军人政变的成功为军方建立军互会提供了机会。政变成功后，作为土耳其国内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军方能够根据自身意愿影响国家发展进程和保护军队的团体利益。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同，土耳其军方在政变后并未寻求建立军人统治政权，而是试图建立军人监护政权，即依托常规性的制度和法律机制影响国家事务和保护军队利益。<sup>④</sup>

<sup>①</sup> Mehtap Söyler, *The Turkish Deep State: State Consolidation,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108.

<sup>②</sup> Feroz Ahmad, *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 - 1975*, London: Hurst, 1977, pp. 150 - 151.

<sup>③</sup> 朱克柔：《土耳其的军人干政与多党民主政治制度》，载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sup>④</sup>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 Hall, 1977, p. 22.

在政治领域，1961年土耳其政府通过的《土耳其军队内部法令》（Internal Act of the Turkish Armed forces）强调，土耳其军队远离政治但高于政治。为加强军方与文官政府之间的常规协调，当时土耳其政府还建立了军方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经济领域，军方则建立了制度化的军互会，欲以此确保军队的经济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军方建立军互会的举动得到了其他受益于1960年“五·二七政变”力量的支持，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官僚中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

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的第205号特别法令，详细规定了它的组织结构、组织功能和法律地位。第一，军互会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代表大会、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察委员会。作为组织核心的董事会由7人组成，国防部或总参谋长可提名3名军官，另外4人由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核算总长和审计总长、商业、股票交易、银行联合会主席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选举产生。<sup>①</sup>虽然名义上文官与军官的比例为4:3，但在实践中，从1976年开始，军官至少在董事会中占据4席，董事会主席也一直由军官担任。显然，军方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军互会具有储蓄机构、社会保障组织和控股集团三重功能。首先，军互会是一个义务性的储蓄机构，成员会费是其主要资金来源。根据第205号令第18条规定，军官每月工资的10%、预备役士兵每月工资的5%作为会费自动被扣除，并储存进军互会账户。<sup>②</sup>其次，军互会是一个社会保障组织。它为成员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包括向成员提供养老金、死亡和伤残抚恤金等，社会服务主要是为成员提供信托和贷款，其利率往往低于市场水平，并且贷款期限也更长。<sup>③</sup>再次，军互会是一个营利性的控股集团。虽然它不承认自身的公司属性，但其公开声称进行投资获得盈利，回报组织成员是其重要目标，这赋予它典型的资本集团特征。军互会与其他集体资本集团类似，广泛投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

第三，军互会具有军事和民事双重性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它具有军事

---

<sup>①</sup> Taha Parla, “Mercantile Militarism in Turkey, 1960 – 1998”,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No. 19, Fall 1998, pp. 36 – 37.

<sup>②</sup> Feroz Ahmad,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Turkey”, in Celia J. Kerslake, KereÖktem and Philip Robins eds., *Turkey’s Engagement with Modernity: 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99.

<sup>③</sup> Smet Akça, *Military – Economy Structure in Turkey*, Istanbul: TESEV Publications, 2010, p. 9.

机构身份，它与国防部相联系，并需要遵守军事特别法律条款。该组织的财产、收入和权利等事宜受到与国家财产有关的法律管辖。另一方面，该组织也拥有民事法律地位，是一个行政和财政独立的法人主体。<sup>①</sup>显然，军互会在司法上具有双重性，同时适用于公法和私法。

由此看来，军互会是军队经济行为所依凭的重要机构，这一机构的成立及属性不仅反映出军方的特权，而且成为军队参与经商活动的重要载体。

## （二）国家主义经济时期军企的初创

1961~1978年，土耳其实行典型的计划经济和进口替代型的经济政策。《1961年宪法》确定了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即通过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政策，采取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实行这一战略的目的旨在实现土耳其国民经济的多元化，优化对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sup>②</sup>军互会获益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战略，凭借其军队经济组织的身份，与政府维持密切联系，实现了显著的资本累积和资产增长。

在进行经商活动之前，土耳其军方广泛征求经济专业人士的意见，体现出对专业技能的尊重。在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军方通常自视为无所不能的现代化推动者，往往对自身的能力高度自信，具体到经济领域，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而且直接介入公司的运营和管理。<sup>③</sup>土耳其军方则不同，不仅对直接管理国家经济事务兴趣索然，而且对指导军队参与经商活动态度极为谦逊。军方承认对市场活动和商业领域知之甚少，因此军互会在涉足经商活动之前，充分向国内外经济领域的专业机构和权威人士进行咨询，确定潜在的投资机会。<sup>④</sup>此外，军互会吸纳土耳其国内的商业巨擘加入董事会，为其经商活动出谋划策。例如，土耳其工商业巨头科齐（Vehbi Koc）和银行业巨头塔斯肯特（Kazim Taskent）都是军互会的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军互会积极借助土耳其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发展战略，成长为大型资本集团。这一时期，军互会主要投资大型资本集团才有能力涉足的领域，尤其是汽车和水泥产业。1962年，军互会与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合伙，建立了第

① Smet Akça, op. cit., p. 8.

② Zvi Yehuda Hershlag, *The Contemporary Turkish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21.

③ David I. Steinberg, "Burma/Myanmar: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Economy", *Burma Economic Watch*, Vol. 2005, No. 1, p. 53.

④ "The History of OYAK (1960 - 1971)", <http://www.oyak.com.tr/EN/corporate/history/1961-1970.html>, 2017-01-21.

一个子公司。1963年，军互会投资阿达纳水泥厂的前身库库罗瓦水泥厂和“TOE”土耳其汽车工业公司。此后，军互会还先后投资“MAT”机动车贸易有限公司、“MAS”汽车生产和销售有限公司，以及博鲁水泥公司、温耶水泥公司和马尔丁水泥公司。<sup>①</sup>此外，军队的投资也涉及农药、化工、保险和食品等领域。据统计，1971年，来自汽车和水泥业务活动的收入占军互会经济活动总收入的48.75%。<sup>②</sup>

这一时期，军互会企业的创立与初步发展主要是受惠于政府的相关政策，主要有：第一，推动工业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之后，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在国家第三至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63~1967年、1968~1972年、1973~1977年），工业投资额占国家总投资额的比例分别达到16.9%、26.8%和28.2%，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sup>③</sup>军互会的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对农业领域投资极少。第二，实行经济保护主义。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即制定了不利于进口的贸易和货币政策。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维持较高关税及贸易配额，阻碍外国商品流入土耳其市场。另一方面，拉高土耳其里拉定价，降低对外购买力。<sup>④</sup>这些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降低了外国资本和商品对土耳其国内市场的冲击，有利于包括军互会在内的国内资本主义力量的早期资本积累。第三，出台一系列激励性经济政策。例如，政府为了鼓励企业生产，对国内企业提供贷款便利，并给予减税和高额补贴。<sup>⑤</sup>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大型工业领域，因此受益的主要是军互会等大资本集团。又如，政府相关法律规定，军互会享有免除诸多税种的特权。通过免除公司税、收入税、销售税和消费税等，军互会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1970年，军互会的资产总值较1962年增长了24倍。<sup>⑥</sup>

---

① “The History of OYAK (1960 - 1971)”, <http://www.oyak.com.tr/EN/corporate/history/1961-1970.html>, 2017-01-21.

② Taha Parla, *op. cit.*, p. 31.

③ 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④ Çalar Keyder, *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 A Study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7, pp. 141-196.

⑤ 郭长刚等：《列国志：土耳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⑥ Taha Parla, *op. cit.*, p. 30.

###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军队经济的快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土耳其长期执行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弊病凸显，土耳其爆发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率、财政收支失衡等问题，进口替代型国家发展战略难以为继。<sup>①</sup> 鉴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不得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开始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军互会也顺应此潮流，调整原来的依托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土耳其军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军互会积极融入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实现新一轮快速发展。

土耳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84~2001年的贸易自由主义阶段和2001年之后的金融自由主义阶段。<sup>②</sup> 第一阶段以建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军互会从中获益颇丰。一方面，军互会享受国家支持的出口导向优惠政策，提升获益率。政府采取控制劳动力成本、降低汇率、提供优惠信贷和出口退税等政策，鼓励出口。军互会也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升级工业基础设施，以及改组与外国企业的合伙关系模式以促进出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军互会与雷诺公司合作的转变，军互会与雷诺的合作始于1969年，之前的雷诺公司的汽车销售主要面向土耳其市场。1993年之后，雷诺公司在土耳其投资建立了汽车出口基地。最终，军互会雷诺成为土耳其排名前三位的出口公司和排名前四的盈利公司。<sup>③</sup> 另一方面，军互会借力私有化进程，进行大量的横向和纵向股份并购，扩展了经营领域。军互会除了在具有传统优势的水泥产业继续并购之外，还开始涉足之前并未染指的副食品业、旅游业、金融业等领域。<sup>④</sup> 1981~2001年间，军互会的年平均盈利额为9900万美元，相较1961~1980年的年平均盈利额1574万美元有了大幅提升。<sup>⑤</sup>

---

① Güneri Akalin, "The Turk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23: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Turk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nual*, Vol. 20-21, 1994-1995, p. 98.

② Galip Yalman, *Transition to Neoliberalism: The Case of Turkey in the 1980s*, 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Smet Akça, "The Conglomerate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OYAK) and the Dynamics of Turkish Capitalism", in Elke Grawert, Zeinab Abul-Magd eds., *Businessmen in Arms: How the Military and other Armed Groups Profit in the MENA Reg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p. 80.

④ "The History of OYAK (1981-1990)", <http://www.oyak.com.tr/EN/corporate/history/1981-1990.html>, 2017-01-23.

⑤ Firat Demir, "Militarization of the Market and Rent - Seeking Coalitions in Turke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6, No. 4, 2005, p. 681.

土耳其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第二阶段始于 2001 年的经济危机，金融自由化是其重要特征，军互会借助金融自由化进程收益大增。一方面，军互会凭借特权地位低价收购破产的大型银行，确立了银行业巨头的地位。2001 年的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多家银行造成冲击，拥有 135 家分行和 3 198 名雇员的苏美尔银行面临破产，军互会银行以象征性的 3.8 万美元收购了市值 16 亿美元的苏美尔银行。随后，银行监管机构以 15% 的利率向军互会银行提供 488.2 万美元的贷款，而此时土耳其市场上的银行间贷款利率为 80%。通过收购苏美尔银行，军互会银行不仅急剧扩张规模，而且资产也在 2007 年激增到 83 亿美元。<sup>①</sup> 另一方面，军互会利用土耳其国内金融业高速发展的机会，实现高额盈利。事实上，由于军互会拥有会费提供的稳定流动资本，早就进行了金融投资。2001 年之后，通过进一步投资金融业，军互会获利急剧上升。在收购苏美尔银行之后 4 个半月，军互会银行的盈利就与其他军互会下属的所有公司的总盈利基本持平。2003 年，军互会所获收益的 57% 来自金融业。<sup>②</sup>

纵观土耳其军队的经商活动历史，军队的经济行为主要依托军互会进行。军方通过将经济行为融入土耳其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发展战略，军互会实现了持续的资本累积和资产增值，军队成为土耳其重要的经济行为体。

## 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的特点

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既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相似的一些特征，又表现出其独特性，突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经商活动规模庞大且涉足领域广泛

军互会是一个庞大的资本集团，《2016 年军互会年度报告》显示，军互会下辖 80 多个公司，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业务，并且盈利能力很强。

第一，军互会规模庞大，经济效益良好。其一，军互会会员人数众多。2016 年，军互会的会员人数已经超过 30.57 万。这些会员分为两类：一是永久会员，主要包括军官以及与国防部、军方有关的公司中的文职雇员；二是

---

<sup>①</sup> Firat Demi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Turkish Military's Split Personality: The Patriarchal Master or Crony Capitalist", in Tamer Cetin, Feridun Yilmaz eds.,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in Turkey: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New York: Nova, 2010, pp. 164 - 165.

<sup>②</sup> Firat Demir, "Militarization of the Market and Rent - Seeking Coalitions in Turkey", p. 682.

暂时会员，主要是军队中的预备役士兵。<sup>①</sup>此外，军互会还拥有 2.9 万多名雇员。其二，军互会经济总量庞大。2016 年底，军互会的资产总额达 183 亿美元。同年，军互会收入约为 85 亿美元，出口总额近 35 亿美元。<sup>②</sup>其三，军互会盈利状况良好。军互会的下属公司不少是土耳其盈利颇为丰厚的公司，2013 年伊斯坦布尔工业协会公布的土耳其工业公司 500 强中，军互会的下属公司有 10 个位列其中。尽管无法准确获知军互会每年的财政状况，但是相关资料显示，它是土耳其盈利额排名前五的控股集团。<sup>③</sup>

第二，军互会涉足领域极其广泛，主要包括工业、服务业和金融等部门。具体而言，它包括汽车、水泥、钢铁、能源、采矿、化肥、食品、建筑、运输后勤、国内外贸易、安保服务、计算机技术、旅游业、银行和信贷等行业。军互会下属的代表性公司有：（1）工业公司主要包括：军互会雷诺（OYAK Renault）、埃雷利钢铁（Erdemir）、德伦钢铁（sdemir）、亚达纳水泥（Adana Çimento）、马尔丁水泥（Mardin Çimento）、博鲁水泥（Bolu Çimento）、温耶水泥（Ünye Çimento）、阿斯兰水泥（Aslan Çimento）、军互会混凝土（OYAK Beton）、升降机（SKEN）、军互会能源（OYAK Enerji）、海克塔什农用化工（HEKTAŞ）；（2）服务公司主要包括：麦斯汽车修理（MAS）、奥姆桑物流（OMSAN LOJSTK）、军互会安保（OYAK Savunmave Güvenlik Sistemleri）、军互会建筑（OYAK nşaat）、军互会营销和旅游（OYAK Pazarlama HZMET VE TURZM）、“ORF”租赁营销（ORF KRALAMA PAZARLAMA）、地中海化工（AKDENZ KMYA）；（3）金融公司主要包括：军互会安克尔银行（OYAK Anker Bank）、军互会信托公司（OYAK Yatırım ORTAKLII）、军互会资产管理（OYAK PORTFÖY YÖNETM）、“ORFN”融资（ORFN FNANSMAN）。<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中东国家大多数军队虽然也经常参与工业生产和进入服务行业，但是很少涉足金融领域，像土耳其军队这种拥有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并不多见。

---

① “Being a Member of OYAK”, <http://www.oyak.com.tr/EN/member-services/being-a-member-of-oyak.html>, 2017-01-25.

② “OYAK 2016 Annual Report”, [http://content.oyak.com.tr/oyakdosyalar/media/editor/files/OYAK\\_FR2016EN\\_s.pdf](http://content.oyak.com.tr/oyakdosyalar/media/editor/files/OYAK_FR2016EN_s.pdf), 2017-08-25.

③ Smet Akça, *Military-economy Structure in Turkey*, p. 10.

④ “OYAK 2016 Annual Report”, [http://content.oyak.com.tr/oyakdosyalar/media/editor/files/OYAK\\_FR2016EN\\_s.pdf](http://content.oyak.com.tr/oyakdosyalar/media/editor/files/OYAK_FR2016EN_s.pdf), 2017-08-25.

第三，军互会与国内外的商业巨头开展合作，联合成立公司参与经商活动。在中东大多数国家中，军队经商活动往往是内向的，主要是针对国内市场，并且大多数军队经商活动都是由军队公司单独完成的。军互会则通过建立合伙企业和合资企业，与国内外的商业公司建立起密切联系。军互会的合作伙伴包括世界商业集团法国雷诺公司（Renault）、法国安盛集团（Axa）、法国埃尔夫公司（Elf）、美国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Goodyear）、德国思特雅客集团公司（STEAG AG）；土耳其国内的大型私有股份公司科齐集团（Koç）、萨班哲集团（Sabancı）、阿拉克公司（Alarko）、埃蒂集团（Eti）等；土耳其国有机构、企业和银行，如土耳其人民银行（Halk Bankası），国有农业银行（Ziraat Bankası）和社会保险机构（Institution of Social Securities）。此外，军互会并不仅仅在土耳其国内活动，在海外也有诸多业务。2016年，军互会在除土耳其以外的全球19个国家开展相关业务，这些业务遍布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

## （二）经商活动较为正规

相对于中东一些国家的军队在经商过程中或多或少具有隐性经济（Hidden economy）或地下经济（Shadow economy）特点而言，土耳其军队经营则更具有正规经济（Formal economy）的特征。

第一，采用合法且正规方式从事经商活动。整体上，军队经商活动可以分为合法经济和非法经济，而合法经济又包括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因此，军队的经商活动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正规经济，军队经办银行、连锁旅店、航空公司和生产性公司等，这些军队企业的所有权相对明晰，并且在国家的法律框架下运行，因此相关经济活动是合法的。第二种是非正规经济，军队的经济活动本身合法，却能够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为了民事目的而使用军队资源来达到目的。第三种是非法经济，包括军人在市场上售卖国家为军队配给的食物、衣物、装备等，走私毒品、武器和其他稀缺物品，绑架、勒索、索贿等。<sup>①</sup> 在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军队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是非正规经济和非法经济。例如，埃及军官经常利用军队资源谋取私利。<sup>②</sup> 土耳其军队主要参与正规经济，基本不从事非法经济活动，也不严重依赖军队

---

<sup>①</sup> Jörn Brömmelhörster and Wolf – Christian Paes, *The Military as An Economic Actor: Soldiers in Business*, Gordonsville, VA: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1 – 12.

<sup>②</sup> 朱泉钢：《论伊拉克国家重建中的军队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4期，第95页。

资源谋利。

第二，经商活动在制度上独立于国防部。毫无疑问，土耳其总参谋部在确保与军互会有关的公司运转良好方面具有重要的利益。然而，与中东大多数国家不同，土耳其国防部在制度上是与军队经商活动分离的。在埃及，国防部和军事生产部直接管理庞大的商业帝国，军方直接控制企业和公司，因此混淆了军队与私有部门之间的界限。与此不同，土耳其国防部并不直接参与经商活动，而是通过军互会来进行。<sup>①</sup> 虽然军方对军互会具有主导权，但从原则上讲，军互会在制度上是独立于国防部的，军互会下属的企业所有权并不直接归属于军队。土耳其军队主要从民营企业采购所需物品和基本服务，而埃及、苏丹等国的军队采购则主要选择军队或军官下属的公司。<sup>②</sup> 最终，土耳其国防部和现役军官与军队经商活动在制度上是分离的。

### （三）经商活动的受益主体是军队团体

军队经商活动的受益主体可以是军队的各个层级，或是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又或是不同军种、军团，抑或是某一军官团体，还或是军官和士兵个人。通常来讲，军队的专业化程度对于军队经商活动的受益主体具有重要影响。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军队往往能形成群体内的身份认同，军队经商活动也越可能以军队团体的形式进行；而非专业化的军队往往基于个人联系，其经商活动往往具有明显的私利性。<sup>③</sup> 在中东许多威权国家，政府主要基于阶级、族群、家族、宗教联系，或者是意识形态一致性来任命军官，以此增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因此军队具有典型的非专业性。这些国家的军队经商活动主要是为了军官团体或者军官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军队团体的利益。同时，这种经商活动往往导致军官严重的寻租和腐败问题。例如，埃及军队的经济活动就具有典型的腐败特征。<sup>④</sup> 土耳其军队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军队经商活动的受益主体是整个军队团体。同时，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的腐败问题并不

---

① Steven A. Cook, "Closing the Channels of the Military's Economic Influence in Turkey", <http://www.mei.edu/content/closing-channels-militarys-economic-influence-turkey>, 2016-05-20.

② Robert Springborg, "Economic Involvements of Milita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3, No. 3, 2011, p. 398.

③ Kristina Mani, "Militaries in Business: State-Mak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33, No. 4, 2007, p. 595.

④ Hicham Bou Nassif, "Wedded to Mubarak: The Second Careers and Financial Rewards of Egypt's Military Elite, 1981-2011",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7, No. 4, 2013, pp. 515-528.

突出。<sup>①</sup>

#### (四) 经商活动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军队自主性是指军队独立于文官政府的程度,<sup>②</sup> 而军队经商活动的自主性是指军队能够独立和自利开展经商活动的程度。在中东, 各个国家的军队经济自主性并不相同。诸如叙利亚、约旦等威权国家, 军队的经济活动往往依赖于政府的首肯或支持, 而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军队经济自主性则较高。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的高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 与西方国家相比, 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不受政府及其他官僚机构的有效制约, 高度自主。虽然西方民主国家的军工企业和私人安保公司往往与军队关系密切, 但是, 军队被禁止涉足安全领域之外的民事经济活动。从西方国家的军政关系来看, 军队作为具有暴力强制能力的团体, 仅仅应当承担与安全事务有关的活动, 而不应涉足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因此, 政府严格限制军队自主从事经济活动。<sup>③</sup> 然而, 土耳其政府并未对军队的经商活动进行严格限制。

第二, 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的原始资本来自军官和士兵的工资, 并未依赖于政府。在第三世界国家, 军队参与经商活动的最初资本往往来自政府的直接预算支持或间接的政策鼓励。例如, 巴基斯坦军队创办食品加工厂的资金来自于殖民时期遗留给政府的基金, 而在中东许多国家, 军队利用掌握的国有资产累积资本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sup>④</sup> 然而, 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的原始资本来源是军人工资, 即他们每个月以固定的比例被吸纳进军互会。显然, 这与政府的直接关系并不大。

第三, 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自主开展, 并不依靠政府。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军官高层往往是政权的核心集团成员, 军队与政府具有紧密的裙带关系, 政府对军队的庇护是军队公司盈利的重要保障。<sup>⑤</sup> 例如, 叙利亚的军队公

---

<sup>①</sup> Kevin Goh & Julia Muravska, *Military-owned Businesses: Corruption & Risk Reform*, Lond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UK, 2012, p. 11.

<sup>②</sup> David Pion - Berlin, "Military Autonomy and Emerging Democracies in South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5, No. 1, 1992, p. 84.

<sup>③</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8.

<sup>④</sup> Ayesha Siddiqi, *Military Inc.: Inside Pakistan's Military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9.

<sup>⑤</sup> Roger Owen, *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 Presidents for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8.

司广泛涉足建筑、零售、食品加工等领域并大量盈利，这主要得益于政府保护它们免于与私有部门进行公平竞争。然而，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是自主的，其盈利虽然受益于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但是并不受政府的直接保护。

事实上，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的高自主性主要得益于军队在土耳其国家中的特权，尤其是长期以来军队相对政府的优势地位。米格代尔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研究指出，不同国家在融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获取资源和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方面的能力并不相同，这也决定了国家的强弱。<sup>①</sup>事实上，不同的国家能力对于军队的行动同样影响巨大。土耳其长期属于弱国家类型，因此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军队的经济行为和限制军队经商活动的自主性。在土耳其共和国发展史上，尤其是1960年至2002年期间，军方对于政府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对于军队经商活动的高自主性具有直接影响。军队的优势地位既与军队自身的强大息息相关，也与政府长期的脆弱性密切相连。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中，军方一直是国家精英，历次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行动赋予军队崇高的社会地位。军队在奥斯曼帝国的开疆拓土中起到关键作用，凯末尔代表的军官团体是共和国的建立者。此外，军队在1974年塞浦路斯战争中表现优异，这些都增强了军队的相对权力。另一方面，文官政府的长期脆弱又反过来加强了军队在国家中的权力。土耳其多届政府都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公共秩序，导致国家面临失序、崩溃、分裂的风险，军方则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政治，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稳定，确保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为军队赢得良好声誉。<sup>②</sup>2000年，土耳其民众对军队的信任度高达86.2%，远高于政党、政府和警察，后三者信任度数值分别为27.8%、45.4%和68.7%。<sup>③</sup>最终，军方能够凭借这些历史、社会、安全和政治因素成为国家的监护者，并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机制确保军队权力和维持军队行动的自主性，这也是军队能在经商活动中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主要原因。

---

① [美国] 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② Yavuz Cilliler, "Popular Determinant on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in Turkey",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2, Spring 2016, p. 505.

③ Zeki Sarigil, "Deconstructing the Turkish Military's Popularity",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35, No. 4, 2009, p. 710.

## 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迈克尔·曼认为，人类社会权力的来源包括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权力，它们是相互交叠的社会互动网络，<sup>①</sup> 这几种权力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土耳其，军队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暴力权力之外，又获得了经济赋能，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其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然而，军队的经济行为过强，势会存在军队干政甚至军队腐败等风险。我们在评价军队经济行为时，需要结合其具体情况进行辩证考察。具体而言，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在以下几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军政关系

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且还波及军队自身建设与发展，乃至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

第一，削弱了军队的专业性和职业化。一方面，军队的经济行为激发军方的获利和竞争动机，对军队的专业性构成挑战。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不同部门进行专业分工是其内在要求。<sup>②</sup> 军队的专业性主要体现为承担暴力管理之职能。然而，军队的经济行为使军官成为“拿枪的商人”，削弱了军队的专业性。土耳其军队积极参与经商活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军队的日常训练和管理，破坏军队的职业化。同时，经商活动导致部分军官寻租和腐败，损害军官的专业精神。<sup>③</sup> 另一方面，军队的经济行为破坏了军队尤其是上下级之间的团结和团队意识。军队内部享受经商活动成果的益处并非机会均等，普通士兵和高级军官通过军互会的获益并不相同。虽然军互会中 3/4 的成员是预备役士兵，他们的工资对于军互会的资金贡献率高达 60%，但是他们从军互会中获取的社会福利远未反映这一比例。军互会关于获利的相关条款规定：会员只有连续交纳 10 年会费后，才能从军互会领取养老金。因而，从军时间较长的军官往往能够通过军互会的投资获取大量经济好处，而普通士兵

<sup>①</sup> [英国]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 1760 年的权力史》，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3 页。

<sup>②</sup> [英国] 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23 页。

<sup>③</sup> Firat Demi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Turkish Military’s Split Personality: The Patriarchal Master or Crony Capitalist”, pp. 171 – 172.

往往无法达到10年会员资格,因此根本不能从军互会领取养老金。最终,军互会的分配不公引起了军队内部不同群体的矛盾,破坏了军队的凝聚力。

第二,强化了军队对于文官政府的制度性权力优势。从制度层面来说,军方与文官政府的权力较量结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官与军方在精英招募、公共政策、内部安全、外部防御和军队团体事务等议题中的权限;二是军官与文官群体内部的聚合度。<sup>①</sup>阿尔布雷特的研究表明,军队的经济行为自主性影响军政关系。例如,在叙利亚、约旦等国,军官的经济机会来自于政府庇护,因此,政府对于军队更有制度性权力优势。<sup>②</sup>在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中,军队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因此赋予军队强大的制度权力。此外,军官聚合程度越高,他们对政治领导人所能施加的压力越大。<sup>③</sup>军官的聚合度来自于相关组织机构、意识形态和团体利益,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激励了军官的聚合度,由此,军队经商活动对于维持军队对政府的长期制度优势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土耳其军队的经济利益直接影响着军方政治行动的考量。其一,作为国家的监护者,军队十分看重维护国家秩序进而保证经济发展,这是军队多次干政的重要原因。在土耳其军方看来,政治稳定是经济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土耳其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又是军队经商持续获利的保障。<sup>④</sup>与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不同,土耳其军队接受文官政府和民主制度,但大多数时候并不附属于文官控制。虽然军队反复干政确实有损民主原则,但并未阻止土耳其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并且,军队干政不仅避免了国家滑向内战和无政府状态,而且确保了国家的基本架构,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行。<sup>⑤</sup>最终,土耳其军队通过干政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进而确保军队经商活动的获益。其二,在某些情形中,确保军队的经济利益会直接引发军队

---

① Risa A. Brooks, *Shaping Strategy: The Civil - military Politics of Strategic Assess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9.

② Holger Albrecht, "Does Coup - Proofing Work? Political - Military Rela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id the Arab Uprising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0, No. 1, 2015, p. 46.

③ William R. Thompson, "Organizational Cohesion and Military Coup Outcom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9, No. 3, 1976, pp. 255 - 276.

④ Steven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gypt, Algeria, and Turke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8; 朱泉钢、王林聪:《论军队在埃及变局及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3期,第90页。

⑤ William Hale,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330.

干政。作为大资本集团的代表，军互会早期的资本积累与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后期，工人、大学生、知识分子、教师等左翼政治力量崛起，这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直接影响着军队的经济利益。1971年和1980年，军队两次发动政变的目的就有维护既有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保护军互会代表的大资本集团利益的考虑。

## （二）国家经济发展

关于军队的经济行为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认为军队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进步力量，军人具有现代意识，并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理念，因此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力量；<sup>①</sup>二是认为军队是自利的经济行为体，军队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扰乱自由市场秩序，而且容易滋生腐败。<sup>②</sup>事实上，不同国家的军队经济行为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

第一，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作用不能被夸大。土耳其军方总是宣传其经济行为对于解决就业、促进国家经济部门多样化和确保国家经济独立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未反映问题的全貌。一方面，军互会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汽车、水泥、能源、金融行业，而不是中小企业无法涉足的基础设施、大型项目、高精尖技术等领域，因此其经济活动并非为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而是具有明显的营利导向。<sup>③</sup>事实上，考虑到土耳其历史上长期出现高失业率，军互会解决就业的实际效果也值得质疑。另一方面，军互会长期盈利并非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整体看来，军互会总是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国家主导性的发展战略中，这也是军互会资产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军队经商活动获利主要是因为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因此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与国家宏观经

---

<sup>①</sup> Manfred Halper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53; J. C. Hurewitz, *Middle East politics: The Military Dimension*, New York: Praeger, 1969; E. Beeri, *Army Officers in Arab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0.

<sup>②</sup> Kristina Mani, "Militares Empresarios: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Military as an Economic Actor",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30, No. 4, April 2011, p. 184; Hanna Batatu, *The Egyptians, Syrian and Iraqi Revolution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and Social Character*,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 1983.

<sup>③</sup> Taha Parla, *op. cit.*, p. 30.

济发展战略的成效直接相关的。

第二，土耳其军队在营商过程中享有一定特权，但军队对于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同样不应被夸大。军队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特权地位，的确扭曲了市场经济秩序。军队作为具有强制能力的国家机构，其职能扩展到经济领域，它们在经济活动中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方的团体利益，势必对其他经济行为体不公。军方时常影响国家的微观经济政策，确保军互会的利益。2001至2002年，土耳其出现了3次经济动荡，格克泰普（Gökçe Göktepe）和萨塔纳斯（Shanker Satyanath）观察了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军互会下属企业在这一时段伊斯坦布尔股票市场中的表现。他们发现，军互会下属企业在历次经济动荡中都能保持获利，而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却未出现这种结果，这意味着军方很可能在影响国家的微观经济政策。<sup>①</sup> 由于军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拥有优势地位，他们能够影响国家的微观经济政策制定，例如私有化政策和竞争政策，使土耳其的经济政策导向更有利于保护军方的经济利益。

即便如此，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的消极作用也不应被过分夸大。一方面，现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军队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土耳其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经济获得显著发展。土耳其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成功，主要得益于合理的宏观经济架构、优质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充足的资本以及积极融入全球市场。<sup>②</sup> 在这些方面，军队的经济行为都没有起到明显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土耳其军队的经济特权地位相对有限。<sup>③</sup> 理论上讲，军队经济并不必然享有特权地位，如果军队经商活动完全遵从市场规则，以市场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源，其与民营公司的差别只是体现在股东结构方面，它对于经济的影响无所谓更好或更坏。军互会虽然某些时候利用军队特权竞标和收购，但其并未将军队资源大量转用于经商活动，更没有利用特权实现市场垄断地位。

### （三）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

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不仅提升了军官的社会地位，使其在土耳其阶级

---

① Gökçe Göktepe & Shanker Satyanath, "The Economic Value of Military Connections in Turkey", *Public Choice*, Vol. 155, No. 3-4, 2013, p. 543.

② Clement Moore Henry & Robert Springborg,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10, p. 270.

③ Ishtiaq Ahma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y and Economy under Global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urkey and Pakistan", [http://www.ishtiaqahmad.com/downloads/Civil\\_Mil\\_Medmeet\\_03.pdf](http://www.ishtiaqahmad.com/downloads/Civil_Mil_Medmeet_03.pdf), 2017-02-21.

结构中居于中上层，而且军队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使其深度卷入土耳其的社会权力关系。

第一，军互会使得土耳其军人，尤其是军官阶层过上中上等生活，成为社会精英。军互会的回报率相对较高，2016年军互会对其成员的回报率达19.1%，是土耳其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近两倍。再加上军互会为其成员提供便宜的住房信托和贷款，军官生活质量相对较高。以2009年公职人员住房情况为例，1名军官平均拥有0.8套公共住房，而在司法部和教育部，1名公职人员平均拥有的公共住房仅为0.14套和0.05套。<sup>①</sup>军队经商活动完全达到了建立军互会的最初目的，即让军官“过上一种有房、有车”的舒适生活。

第二，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使军队直接成为社会经济行为体，导致军队深度卷入国家的社会经济权力关系。一方面，军互会存在于土耳其经济生活，意味着军队是市场上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在土耳其，参与经商活动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国家部门和私有公司、伊斯兰宗教力量和世俗资本主义力量、大型商业集团和中小企业等，军互会作为经济力量的独特性在于其明显的军队属性。正如军队干政意味着军方部分转变为政治行为体，军队的经商活动则表明军方部分转变为经济行为体，必将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维护军队的团体利益。另一方面，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影响着土耳其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权力斗争。1960年军事政变开启了土耳其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主导阶级从地主和商业资本家转变为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军互会通过广泛投资国家五年计划重点扶持的工业部门，使军方成为大型工业资本家集团的一员。1980年政变之后，土耳其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军互会转向多元化投资策略，尤其是加强对金融领域的投资。<sup>②</sup>与此同时，土耳其中小工业资本家日益崛起，他们反对垄断、反对寻租、反对国家主义，长期批评国内的大资本家集团，也是正义与发展党最重要的阶级基础，<sup>③</sup>这加

---

<sup>①</sup> Firat Demi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Turkish Military's Split Personality: The Patriarchal Master or Crony Capitalist", p. 162.

<sup>②</sup> Anna M. Agathangelou & Barış Karaaç, "Segregations and Geopolitical 'New' Orders: Turkish Armed Forces as Entrepreneurial Venturist Masters",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Vol. 8, No. 29, Spring 2011, p. 115.

<sup>③</sup>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2-56; 咎涛:《“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8页。

剧了他们与军互会代表的大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

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来，政府竭尽全力打压军队。正发党削减军方的影响力，既有实现文官政府控制军队的考虑，更有深层次的阶级内部冲突的原因。正发党通过扩展统治的阶级基础，不仅能够团结不同的资产阶级力量，而且通过有效的社会改革赢得了工人、农民和贫民的支持。由于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政府逐渐形成了对军队的相对优势。正如2002年以来土耳其的政治发展进程显示的那样，军队中的强硬分子数次密谋或直接发动政变都以失败告终。<sup>①</sup>虽然正发党政府能在政治领域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但由于军队通过经济活动嵌入土耳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经济特权得以保持，政府仍无法有效控制军队的经济行为，军互会这一军队的经济组织仍是全国最大型的资本集团之一。

## 结 语

军队的经济行为是军队走向专业化建设中的独特表现，是中东国家军队建设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中东国家的政权往往出于收买军方确保军队对政权的忠诚、利用军队的组织和技术优势发展国家经济、减轻国家的国防开支负担等动机，默许甚至支持军队的经济行为。以埃及的军队企业——阿拉伯工业化组织和国家生产服务组织、约旦军队下属的阿卜杜拉二世设计开发局、伊朗革命卫队开办的哈塔姆·阿尔-安比尔建筑公司为例，它们生产民用物品、提供有偿服务并涉足市场活动，是中东军队参与经济活动的明证。在这其中，不同国家的军队卷入国家经济的程度并不相同。埃及和伊朗的军队卷入国家经济的程度最高，叙利亚、苏丹、阿尔及利亚次之，土耳其紧随其后，约旦、摩洛哥、海湾君主国、突尼斯的军队经济行为较不显著，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拉克最低。

军队的经济行为揭示了军队作为独立集团以及由此形成的集团利益，也是军政关系发展史上的特殊问题。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由来已久，从1961年成立军互会起，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已经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最

---

<sup>①</sup>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91页；李艳枝：《试析土耳其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106页。

初为改善军官的生活状况，到军互会凭借军队的政治权力带来多种经济特权，以及将自身融入国家主导性的发展战略，军队也成为土耳其重要的经济行为体。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在中东国家具有典型性，其中，经商活动又是土耳其军队经济行为的重要表现。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不仅具有一些与中东其他国家军队的一般性特征，而且还体现在从商领域、经营方式、受益群体、内在机制方面的特殊性。

中东不同国家军队经济的特点对于军政关系产生了不同影响。一方面，中东国家军队普遍参与经济活动导致军队总是试图通过参政保障自身经济利益，这集中体现在中东军队在政府面临危机时总是表现活跃。另一方面，军队经济的不同自主性影响着军方的行为选择。诸如土耳其、埃及等军队经济自主性较高的国家<sup>①</sup>，军队在危机时更可能背叛政府；而叙利亚、约旦等军队自主性较低的国家，军队在危机时更可能支持政府。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不仅加强了军方的经济权力，而且增强了军队对于政府的政治权力，提升了军官的社会地位。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军队参与政治的考虑，并且使军官深度卷入土耳其的社会权力结构和阶级关系。与此同时，军队的经济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专业性和职业化建设，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军方宣传的那么积极，但其主动利用国家主导性的发展战略累积资本，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军队将经济行为与土耳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融为一体，也是正发党政府虽然能在政治领域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但仍无法有效控制军队经济行为的重要原因。

目前，土耳其政府对军队的经济控制依旧有限，军队在经济领域仍有着重要影响。然而，随着埃尔多安集权趋势的增强，政府或将加强对军队经济的掌控。2002年以来，土耳其军方在军政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显著下降。2003年，政府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文官在其中的数量超过军方代表，其秘书长也由文官担任。2004年政府废除了高等教育委员会、最高广播与电视委员会中的军队成员资格。从2007年开始，政府发起针对军方的埃尔盖内孔调查，加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2016年，土耳其发生“七·一五未遂政变”以来，政府继续打压军方。数千名军官遭到清洗，其中包括149名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取而代之的

---

<sup>①</sup> 关于埃及军队在该国经济中的作用，参见王建：《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6期，第91-96页。

几乎都是埃尔多安的忠诚者。2017 年 4 月 16 日，土耳其修宪公投成功，在 18 项宪法修正条款中，其中就有废除军事法庭的内容。至此，土耳其军方在政治、社会和司法领域的权限均显著下降。照此态势，如果文官政府的力量持续增强，军队经济行为的规模或将弱化，军互会的管理模式很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 O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Turkish Army and Their Impacts

*Zhu Quangang*

**Abstract:** The Turkish army is not only the most important armed forces in the country, but also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or. Through studying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Turkish army, we can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unique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army in Turkish national affairs. The military has involved in the business since 1961 through the Turkish Armed Forces Assistance (and Pension) Fund (OYAK). The tremendous economic growth of OYAK is due to the economic privileges of military and its capital accumulation strategy. Furthermore, Turkish military business ha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is relatively formal. Meanwhile, Turkish military business profoundly impacts the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urkey. On the one hand, it strengthens the military's economic power and political power, and improves the military's social status; on the other hand, it decreases the military's professionalism in a certain extent. Since the AKP came into power, it has strengthened it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military, but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military is still strong. However, Erdoan has centralized political power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and the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strengthe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economy.

**Key Words:** The Army Economic Activities; Turkey; Business; Turkish Armed Forces Assistance (and Pension) Fund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冯基华)